

我的愛

我的愛 你沒有走
像風一樣留在我左右
看不見你音容 也難尋你腳印
却感覺你在輕輕吻着我
我知道紙要人間還有風
你就不會離開我
紙是紙是你哭了
小雨輕輕告訴我
你怕我寂寞
我的愛不要太悲傷
春風秋風又東風
我也常在你左右
水連天 天連水
風風雨雨
回首夢依舊
我的愛你沒有走
依然能輕輕吻着我

劉天擎 作于2006年6月3日

走到哪裏就要做哪裏的主人 移民客居心態危害大

用科學家的眼光與思維來解剖社會學範疇的種種困惑，將會給人予啓迪。蒙特利爾大學工學院“微波和太空電子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工程院和皇家科學院雙重院士吳柯教授與記者暢談的正是他親身體驗並不斷思索的話題。

“走到哪里就做哪里的主人”

吳柯教授反對用“漂泊”、“流浪”等文學詞藻，來掩蓋華裔移民在所居國缺乏主人翁氣概的消極心態。他質問道：“為什麼要崇尚‘落葉歸根’而不是‘落地紮根’？為什麼華人身後埋在當地總會被悽然形容為‘客死他鄉’？”

吳教授認為這種客居心態的危害極大，因為拿自己當客人，就必然講究“客隨主便”，不可“喧賓奪主”，做人就會唯唯諾諾，做事就會束手束腳。這不僅嚴重影響華人的主動性、自覺性和創造性，還會被當地民衆認為我們移民對所居國沒有歸屬感，缺乏社會責任心。

吳教授說：“無論我走到哪里，都拿自己當那里的老大，當那里的主人。這樣一來，我就消除了恐懼和陌生，就有了自信和責任，就有了發奮圖強的精神，就可以放開手腳大干。”

“自信危機造成自卑心理”

吳柯教授認為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到外國列強的物質侵略和精神壓迫，造成了嚴重的“民族自信危機”，表現為不相信自己的眼光、標準和能力。

這種民族的自信危機，反映在移民身

上，就是“明哲保身”地游離於當地主流社會，不敢冒險，不能坦然面對一切，更不願承擔社會責任。吳教授以為華人從來就不是能力不可以達到的問題，而是信心的問題和自我定位的問題。

吳教授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來自世界各地，可以說什麼膚色的都有，“人家為什麼會選我一個中國人當導師，就是因為人家沒有種族的包袱，人家根本不在乎你是哪國人，人家看重的只是你的能力和人格。他寄希望於下一代移民，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自身的不斷強大，給全球華人增加了底氣；另一方面，這裏長大的孩子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重包裹，沒有自卑感，不盲目崇拜西方，所以大多數華人子弟在當地的學校和各個工作領域都能表現出色。

“只有付出才能得到他人尊重”

吳教授認為，“明哲保身”的處世態度，還限制了華人參加社會公益事業的積極性，由此也帶來華人整體形象和切身利益的直接損失。他說：在中國科技界沒有“義務工作”的傳統，但是在西方卻非常提倡，特別是科學家們。許多有成就的科學家，每年都會花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沒有報酬的工作。

“你做了，你就會得到尊重”

從九十年代起，吳教授就投身於國際科技界的“義務勞動”之中。在後來的幾年里，他是第一個華人，也是第一個加拿大人，加入了“國際微波理論和技術協會（IEEE）”的最高行政委員會，並成為該協會“國際委員會”主席。

吳教授還曾擔任過多種 IEEE 學術雜誌的編輯，負責審閱工作，他說：“由於我進去了，我就可以要求協會從中國聘請專家，從而提陞中國科學家的知名度和科研成就。”經吳教授提名，大陸和香港破天荒地有了三位教授成為國際微波會議技術委員會委員。該學會最具有權威性的兩個雜誌，如《IEEE Transactions》，以前從來沒有大陸華人當過編委，在吳教授的努力下，現在已有兩名大陸背景的專家各自成為這兩份雜誌的副編輯。



遠東紀念公園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 LTD
8592 Darrow Rd.,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Office: 3030 Superior Ave Room #104,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大小壽地，各式墓碑，普通式和豪華式，如果需要詳細資料，
請打電話：EDDIE NI:330-352-7788

穴位從\$750起，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請勿錯過良機！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
墳地，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

身澤風
添後水
福人福
增壽地
壽又可
既定選
可一選
為可一
自陰處



臺灣讀者來稿

「揮淚的灰壘」

作者 George Chen

公公只是對我摸頭傻笑。

遠足的前一晚，我一直躲在牆角等候。

直到發現婆婆已經在桌邊拿著一個紅色塑膠袋，在那裡裝著一些食品。。。。

我才安心地乖乖去睡覺。

隔天早上，老師沿街挨家挨戶來收小朋友。

小朋友們已經一整列地在街上開始炫耀著自己帶的東西，

我拎著那包紅色的塑膠袋加入隊伍之中。

排在我隔壁的呂志宏馬上就湊過來問我：你有沒有帶飛壘？

『啊！對勒！』

我馬上把打了兩個結的塑膠袋迅速打開，仔細地檢查著阿罵昨晚裝在裡面的東西。

香蕉兩支（其中一支很黑）

蘋果一個（標籤還在上面）

水壺一個（裡面裝梅子水）

乖乖一包（五香口味那種）

青箭一條

什麼~！

啊！啊！！青箭是怎麼搞的？！

我馬上就被呂志宏嘲笑了起來，

他手上拿著一條飛壘口香糖向我搖晃炫耀著。

接著隔壁的張家龍也跟著過來笑我，他雙手不僅各拿一條，

嘴巴上更是已經吹了一個泡泡！

『哈哈哈～你不能吹大泡泡～！』

我當時已經氣到不能再氣，



作者 常書偵

兒時，村子里有兩個長相令我生畏，一個名叫狼咬兒，左邊的臉凹了下去，上面是紫紅色的疤，而且左邊也沒有了耳朵，那是被狼咬的，故名狼咬兒。再一個名叫狼舔兒，沒有上嘴唇，門牙露着，還沒有鼻子，孩子們見了都躲得遠遠的，大人們說是只有幾個月

的時候，爹娘下田幹活兒把他放在地頭上，一只狼跑來，正在舔孩子的鼻子時，被爹娘發現，一聲大喊，聚攏來衆多的莊稼人，孩子這才沒有被狼叼走。那時節，時常有狼從山上下來到

村子里騷擾，叼豬銜羊，甚至叼小孩。因此天黑後家家戶戶便都插好門戶。村邊的豬圈牆上，村人都用白石灰水在上面畫上一個大大的圓圈，說是狼疑心大，來叼豬時看到這圓圈，怕是繩索套子，便不敢來搗亂了。因耳聞目睹狼的厲害，所以在幼小的心靈里，便對狼產生了一種害怕心理。

但說歸說，聽歸聽，自己就是沒有見過狼。每逢說起沒有見過狼，大人們總會訓斥，對狼不能說沒有見過，若說了，就會讓你遇上它。果然是這樣。在後來的日子里，我兩次遇到了野狼。一次是在我九歲時，一次是在我十一歲時。

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個冬天的晚上。那天晚飯後，我按照小夥伴們的約定，到村頭的小樹林捉迷藏。那時，孩子們在晚上捉迷藏是家常便飯，因此大人們也格外放心，由我們盡情地去玩，也免得我們在室內縛磨人。

在小樹林折騰了一大陣子後，幾個小夥伴便分頭回家。我家住的那道小街只有我一個人，走在街頭上，寒風嗖嗖地刮着，滿街筒子儲存的玉米秸的干葉子嘩嘩地響着。那時的農村還沒有電，黑乎乎的，讓人直發毛。還好，離家不過



心理一直想的就只有：
『婆婆到底是怎麼了？為什麼會是青箭！？』

那時，我哭了～哭得悽慘不已。

我低著頭地蹣跚地跟著隊伍走著，用西瓜皮般的髮型，蓋住我哭腫的眼睛。

那樣哭著地走著，走了好一段路。心中一直吶喊著：

『為什麼婆婆會記錯？別人的爸爸媽媽都不會！臭婆婆！爛婆婆！』

就在這當兒，遠遠地，我看到公公從車站那個方向急忙走來。

公公用那對大得像牛的眼睛，沿著小朋友的隊伍搜尋著我。

我看見了！我遠遠就看見了～！看見他手裡拿著一條『飛壘口香糖』！

我笑了！

我笑著邊擦著眼淚，邊衝向公公～

公公被我用力撲上給嚇了一跳，急忙蹲下來問我怎麼了？

我只是又笑又哭地說：『沒事！沒事了！』

公公，我真想你，雖然你已經離開我八年了。

至今，我還是忘不了你那急忙找尋我的神情。

2006.11.30.



數丈遠了，就在這時，我發現前邊的碾盤旁有兩朵綠熒熒的光，便好奇地往那裡走，見那東西象是一條大狗，就自言自語道：“狗啊。”突然有一只大人的手用力拉住了我的胳膊，嘴里也連連說着：“是狗，是狗，這狗可真乖哇。”通過話音聽出是鄰家嬸。這時，我感到她的手在抖。她拽着我快步搶入我家，趕緊插好大門，用手捂着心口告訴我，剛纔遇上的不是狗，是一只狼。那一夜，嚇得我半宿沒有睡着。事後才知道，鄰家嬸是到村衛生所為老人取藥遇上我和野狼的。

我十一歲那年的秋季，有一天跟爺爺去串一門遠親，回家時，當步行出十多里路後，天色已大黑了。而前面是一個大土崗。在淡淡的月光下，我發現大土崗上蹲着一個動物，我敏感地意識到，此乃野狼。爺爺說，不要怕，狼是膽小之物呢，要不人們

昨常說，麻桔棍兒打狼，兩頭怕呢。這時，狼象娃娃哭一樣嚎了起來，讓人頭皮子發緊。但大土崗下的那條路偏是回家的必經之路，狼不走，人怎敢過去呢。這時，爺爺手腳麻利地

撿來一些柴草點燃起來，火光中，我和爺爺一齊大喊：“打狼呀！打狼呀！”那狼才極不情願地離去了。爺爺這時告訴我，狼其實不可怕，怕得是自己心中有了狼，狼才會變得可怕呢。這句話，我一直記着。

從那時起，將近四十年了，再沒見過野狼。人們都說，山上養護不住狼了，狼也就搬家了。近日，有深山區的朋友來家做客，說是夜晚又聽到狼嚎了，我的心猛地一驚，隨既又坦然起來，山上又有狼了，說明山上的林子又密了起來，在這大自然中，原本該是有狼的啊。雖然有狼讓人感到有些害怕，可沒有狼的日子，讓人更害怕呢。

遭遇野狼



中國讀者來稿

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 / 主編: 浦瑛

總編輯: 劉元華

版面 / 網頁編輯: 程里賓

移民法律顧問: 黃唯

撰稿人: 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

哥倫布責任編輯: 陳青杰